



黄孝纪

芭蕉

那一丛硕大挺拔的芭蕉，最终从古宗祠旁的水圳边消失了。蕉映古祠的风光，从此不再。

为对它斩草除根，不给任何再生的机会，村人甚至动用了挖掘机，好一番功夫，才将它盘踞了几十年的老底清理干净。

在我的故乡，芭蕉的栽植由来已久。这种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叶片既宽且长，巨大无比，油绿光亮。它极易成活，繁殖力超强。在冬春季节，挖一茎分蘖的小根蔸，埋进土坑，待天气回暖，几场春风春雨之后，便飕飕地从泥土里钻出新叶来。蕉叶长得迅速，风一吹，那些卷曲的长筒便舒展开来，颜色也由浅翠转入深绿。只消几天功夫，就像模像样，颇有韵致了。等过上一年两年，更是蔚然成林，高高矮矮，成了子孙发达的大家族。

芭蕉掩映着村檐流水，本是妙不可言的美景。只是在旧时温饱尚不可足的年代，人们欣赏美的眼光钝化了，一切以是否可食来度量。长久以来，芭蕉树没有果子吃，当不了柴火，做不了家具，成了村人眼中大而无用之物。

真正将芭蕉视作一种美化庭院的植物，渐为村人所喜爱，是在分田到户之后。曾有许多年，村庄兴起建新瓦房的热潮，一直持续不断。

那时，井隆叔年富力强，胆大心雄，不怕鬼。他率先在村北的乱坟岗挖宅基，将大片古墓古碑铲平了，建成了他家的新瓦房、猪栏、牛栏和茅厕，还筑了几块大禾场。这地方距古宗祠很近，只隔着几丘大水田。穿村而过的一条水圳，绕过古宗祠的后墙和田坎，拐一个大弯，从他家门前的禾场边流过，流往更远的稻田。

新瓦房建成后，井隆叔在房前屋后栽了不少树，苦楝，白杨，柏树……还挖来了一茎芭蕉栽上，就在水圳边的高坎下。有一段日子，他家独居着，离村子的老聚居地有点远，被村人称作“住在鬼窝里”。多年之后，他的一条手臂在一场意外事故中炸断，从肩膀下截去了。当时，也有人暗地里说，是他先挖古坟冒犯了神灵。

不过，他的那些树木芭蕉却长得十分茂盛。尤其是那水圳边的那一丛芭蕉，得水利之便，土质肥沃，又无遮挡，春夏季节，绿油油的，蔚为大观。

村北的房屋越建越多，童年里那些古枫树，古桐树，桐树坪，开垦的梯田，茂密的枫树山，全都不见了。水圳边的这一大丛芭蕉，也不时有人来挖一茎两茎去栽植。在村庄的各处，常能看到一丛丛的芭蕉树，掩映着房檐篱舍。

不知是从哪一年开始，住在村北这一大片新瓦房的人家，觉得到原先的老井挑水远，就从村庄后龙山积泉而成的山塘引来了一股井水，在井隆叔房屋边的进村小路边砌了一口水井，又筑了水泥地，建了矮围墙。曾有多数年，这边的人家，在此挑水、洗菜、洗衣服，很是方便。水井下，是高差一两个人身的水圳，旁边就是那一丛硕大挺拔的芭蕉。从水井溢出的清水，沿着斜斜的小水沟，经由芭蕉树下，汇入水圳的清流。

从童年到少年，到青年，到中年；从初中，到高中，到中专，到在外工作谋生。每次从村北出村，入村，我都要从这一大丛芭蕉边路过，感到十分亲切。

大约十年前，武广高速铁路线修建，恰好由北到南，纵贯全村，大部分人家搬迁去了江对岸小山包的新村。我家的旧宅也拆了，在新村分得的新宅基建了一个平房小院。那个深冬，我曾来这里挖了一茎芭蕉根蔸，栽植到我院旁的黄土坡。来年春天，新的芭蕉叶如期长了出来，让我很是欣喜。只是，我家经年累月不在新村居住，那些新芭蕉叶被附近的村童们摘的摘，踩的踩，加上水质条件不好，竟死了。我的蕉叶掩屋、蕉下听雨的愿望，也就落了空。

经过一轮大拆大建，原来旧村中央那一大片青砖黑瓦马头墙的百年老宅所剩寥寥，成了铁路高架桥下空荡荡的废墟，残破不堪。唯有那栋规模宏大的古宗祠，保存得尚且完好。有时，在春夏间，我回到村庄，会拿出相机或手机，站在井隆叔所载的那丛大芭蕉树旁，以浓绿阔达的蕉叶为近景，将那古朴庄重的古祠摄入镜头。有时在寒冬，近景成了枯黄衰败的芭蕉树。

那条数十年与芭蕉树相亲相近的水圳，随着旧村的拆毁，也毁坏断流了。那蕉旁的水井，也成了一眼干涸的空洞。这些年，旧村人气寥落，田园日渐荒芜，唯有这一大丛芭蕉树，还守望在原来的地方，自荣自枯。

早两天，我跟尚在旧村居住的同族长兄平光哥打电话，说到这丛芭蕉。他说，这丛芭蕉前些日子已经被挖土机挖掉了，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规划，这里已建了一个集中倾倒垃圾的池子。

“这芭蕉树几十年了，反正也没什么用。有什么用呢？”他说。

我听后，顿时感到一阵悲哀。

装聋作哑的父亲

李飞跃

如果说父亲耳聋，那是对父亲不敬，其实父亲耳聪目明。为了避免“啰嗦事”，父亲故意说自己耳朵不灵便眼睛不好使。直到我自己做了父亲，才恍然大悟。

父亲勤劳一生，简朴一生。印象中，父亲穿着多层补丁衣服，却从他的眼神中表情上看不出丝毫自卑，他在农田里、亲戚中或是集市上，总是精神抖擞，一张灿烂的笑脸就像向日葵。即便在艰难困苦、一家人吃饭都成问题的紧要关头，他依然一脸阳光，给我们传递满满的信心。事实上，父亲凭借披星戴月的操劳换来了柴米油盐，不仅带领一家6口人走出了困境，前后还砌了两栋房子，算是过上了让“穷苦人”羡慕的生活。

父亲乐于助人甘愿吃亏。村里不论谁家盖房子，哪家要抬抽水机，更别说“双抢”了，就连邻村的遇上困难也找上门来，父亲总是有求必应，热情相助，一丝不苟，且从不讲报酬。抗洪抗旱，村邻因为抢水，常常纠纷四起，甚至兵戎相见，而父亲却总能化险为夷，以吃亏换来一团和气。我说，爸，不能老受别人欺负！父亲冷冷地回答：“来仇，争赢了又能得到吗咯？还不如把时间用在多做点事上。”

父亲常常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，让我这个当满崽的义愤填膺，甚至与父亲对着干。然而，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对父亲的认识。一次，赶集途中口渴，我到路边一户人家讨口水喝，那人问话时露出惊讶的表情：“啊，你就是李龙凤的满崽？”好像父亲是个大明星一样。那人边说边往马路边跑，硬是从骑单车卖冰棒的人那买了支冰棒塞到我手中。“来仇，你爸爸真是个大好人哟！”一时让我不知所措，手中捧着凉凉的冰棒，我心中燃起了一团团火苗，恨不得一口气跑回家，将冰棒塞到父亲嘴里。

父亲为人谦和，以聋哑之名求和谐之实。我从小长到大，印象中，父亲从未与人发生过争执，即便人家指名道姓开叫，

父亲也不动声色。15岁那年的端午节前夕，我随父亲出工，刚到田边就听到骂声。因为上游田排水流进了别人田间，人家担心淹了正值生长期的禾苗。这本身属自然决口，父亲发现问题当即处置。但对方依然口无遮拦，父亲像是没听到，视而不见。当时在田间劳作的一个村民，不知是处于友好还是挑唆，走到我父亲面前大声说：“有人在骂你也！”父亲以热情的笑脸回答：“叫几莫骂，我又冒听到，再说又冒喊哒我骂。”父亲的不屑一顾，让骂声渐渐消失。

另一次，因为我们家在门前坪里晒谷子，走路的通道狭窄，一个邻居通过后骂骂咧咧。父亲忙着挑谷子晒，完全不予理睬。帮我家挑谷子的村民听不下去，就喊着我父亲说：“老李，XX吗凭白无故骂人啦？冒道理噻，谷晒你自己禾堂上怕吗果！”父亲说：“几骂人，又长高了？我又冒少吗果，得几切骂。”

……

就这样，一场场风波，一次次矛盾，一点点误会，因为父亲的装聋作哑化为乡邻之间的和睦相处。

父亲言语不多，说话却很实在。没读过书，却懂得不少人生哲理。或许，父亲是从外地“移民”至衡南洲市，人生地不熟？或许是胆小怕事？不，不，不，他是不想浪费时间，不想与人争辩，总是以君子之心图相安无事。我17岁那年走进了军营，我家四兄弟，力量也强大了，可父亲依然如故，教育我们不要与人争吵，做好事做好人才是最重要的。

父亲犹如高山大海，他教会了我们许多做人的道理，他有山和海的肚量！

父亲是明智的，他以“让”的姿态影响了别人，教育了儿女。我敬重我的父亲！遗憾的是，父亲没享我一点福，1993年，我从新疆调回衡阳的第三年，父亲在帮邻村一家人挑地基时意外离世。

虽然父亲离开我们若干年了，但父亲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脑海中依然生动灿烂！

舍得

杨邹雨薇

父亲曾跟我讲过一个舍得的故事，是他朋友的经历：那人喜欢玩石头，到江华大瑶山深处捡石头。有一次，他进得山去，寻寻觅觅良久，居然捡到一块很不错的筋纹石，图形象观音坐莲。按照他的估算，那块石头至少可以卖上十几二十万。可是，那石头有一百多斤重，一个人扛起来行走很吃力。他坚持了两个多小时，还没有走出河谷。天渐渐黑了，离县城还有几十公里，他既惶恐又为难。后来，他实在走不动了，就决定将那块精美的石头放在路边，用杂草盖好，然后轻松回家。过了两天，他与人结伴再寻，筋纹石居然不见了！朋友说：命中注定没有石缘。如果当时强求，很可能走不出河谷。

由父亲讲的故事，我联想到自己早些时间看过的一部4分钟的微电影：一个富贵人家的男孩穿着很漂亮的皮鞋，吸引了—一个家境贫穷的男孩。那个富贵男孩跟父亲上火车时不慎掉下一只鞋，而火车已经启动。穷孩子见了，赶紧跑过去捡起来追火车，但是追不上。而车上的男孩见状，索性将脚上的另一只鞋也脱下来丢给地上

的男孩。穷男孩小心翼翼地捡了并双手捧起一双鞋，脸上的表情带给人们许多联想：一个想把不属于自己的还给对方，一个却把自己无法得到的馈赠给对方。一双鞋，经过两个孩子的手，诠释了一个做人的道理：贫穷时该有所坚守，富有时要懂得取舍。

我的老家在永州城郊，那里现在逐渐被城市化了，村里的许多土地已经被征收。但年逾古稀的爷爷奶奶还是坚持在仅存的土地上种菜，成为偌大菜园里的一道靓丽风景。村里有的人不但不种菜，而且还去偷菜。奶奶几次撞着偷菜者，但她总是笑着说：“没关系的，你就摘一些回去吃吧。我年纪大了，挑着进城去卖也很累，谢谢你减轻了我的负担。”不仅如此，奶奶有时候还摘了蔬菜送给那几户人家。奶奶的宽容与施舍，赢得了村民们的赞誉。

其实，人的一生，所需真的不用太多，有好的身体，好的心态，好的家庭，足矣！至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物质乃至名利，我们不必看得太重，该舍弃的时候就要舍弃，因为生活很公平：有舍就有得。